

ZHONG
SHAN

内奸

方之

7.7

文艺小丛书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内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内 奸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9年10月第1版

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6,500册

书号：10100·332 定价：0.15元

封面设计 吴可人
封面题字 武中奇
插图 张闻彩

目 录

向读者推荐《内奸》	海 笑(1)
内奸	方 之(10)
“高抬贵手”及其他	方 之(71)

向读者推荐《内奸》

海 笑

具有不断探求精神的方之同志，新作短篇小说《内奸》，又作了新的探求。

自古以来，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中，最切齿痛恨的莫过于内奸了。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，内奸又更为人所不齿。是非颠倒、黑白混淆的运动，使我国挖出的“内奸”之大，“内奸”之多，开创了古今中外的记录，因而名扬四海，彪炳史册。八亿人民在对“内奸”及其它的牛鬼蛇神“打倒”“砸烂”一阵以后，头脑逐渐冷静下来，又经过一番深深的思索，终于提出这样的问题：“内奸多了必有假，究竟谁是真正的内奸呢？”现在，方之同志

选择“内奸”作为小说的篇名，当然引人瞩目。

也不知从何时开始，“为工农兵服务”被歪曲理解成只能写工农兵、只能演工农兵。半个世纪来在人们口头上流行的“工农兵学商”的“学商”成了不光彩的名词。文化大革命中又登峰造极到只能写、只能演工农兵的“高大全”式的英雄人物，学者又降等降级成了“臭老九”，沾着“商”字边的人，更属打倒之列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人们虽然获得第二次解放，但对这个“商”，谁敢去为他评功摆好。可是现在方之同志勇闯禁区，破天荒地为一个商人田玉堂“树碑立传”，把这个商人写得刚直不阿、朴实憨厚，看完作品，掩卷而思，似乎觉得这个人物比一般作品里的英雄人物还更真实。相反，那位成分好、出身也不错的县革委会主任田有信，倒被写成双手沾满同志鲜血的货真价实的内奸。这对桎梏人们多年的“唯成分论”，无异是粉碎性的一击，难怪它会引起某些人的不安。

方之同志的探求，并未到此为止，而是继续前进着。他在作品中不仅揭示了真正的内奸是谁，而且还揭露了这一类“干干净净”、“穿白大褂子”的内奸人物，今天凭着他们“肚里有货”、“深沉老练”的本领，继续混迹人间，窃据高位，吆五喝六，发号施令。这使人们不寒而栗，谁不更加盼望真共产党早日回来呢。“真共产党人”是什么样的人？是过去八路军、新四军的“黄老虎”，今天的某大军区副司令员这一类人物。当黄副司令员重游旧地时，他没有前呼后拥，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，而是带着一个小仙姑娘象回娘家一样走亲戚来了。他爱昔日对国家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民，和他们亲切交谈，亲如一家；他恨在“四人帮”横行时助纣为虐的内奸，和他们泾渭分明，不为所惑。因此，人民由衷地发出欢呼：“真共产党又回来了。”人民把大公无私、英勇献身，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的共产党人看作是真共产党，而把那些窥测方向、谋取

私利、出卖灵魂、保官升官的共产党人看作是假共产党，他们盼望着真共产党能回来，这是多么撼人肺腑的呼声，多么发人深省的主题思想啊！

在两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中，方之同志刻画了十多个有姓有名的人物，其中有个性的达五六个之多。或浓墨重彩，精雕细刻；或淡抹轻点，勾勒几笔；人物便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。写得最好的还是榆面商人田玉堂和“肚里有货”的田有信了。田玉堂，交游广阔，手脚大方，好吹好炫，却又正直不苟。解放前，他闯江湖跑码头，神通广大路路通。后来，他从共产党人的救国救民的身教言教中，逐步得到教育改造，终于在是非颠倒、黑白混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，接受了严峻的考验，任人威逼利诱、严刑拷打，他也不肯昧着良心“依葫芦画瓢，顺嘴瞎嚼”，乱写旁证材料。血泪交织的现实生活，使他又一次得到了教育，学会了识别真假共产党人。他对“四人帮”的季部

长们连声叫道：“帽子我留着戴，没关系，反正也戴惯了！我倒要看看，现在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？！……”至今仍被血统论桎梏着的人们，无疑地会认为榆面商人田玉堂是一个不干不净的人物。而通过作者合情入理、绘声绘色地描写后，人们看到这个“不干不净”的榆面商人竟比那位干干净净、“穿白大褂子”的县革委会主任要干净百倍千倍！田有信，本是裕丰粮行的伙计，“话虽不多，肚里有货”，他“目光远大”，专攀高枝。解放前，他很讨老板和他独养女的欢喜，差一点做了粮行小开。八路军到了唐河地区后，他种地嫌屈才，参军又太斯文，怎么办？他看见田玉堂和八路军支队司令们熟悉亲近，便“常往田老板家跑，打杂跑腿，来得个勤，而且连饭也很少吃一口，”果然经田老板推荐给支队司令后做了税务所长。他兢兢业业、廉洁奉公，极为谦卑地夹着尾巴做人，终于当上了副县长，分管财经，没抓过重大政治运动，还经常闹点高血

压之类，因而人缘不错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他在关键时刻，摸准气候后，“亮相”了，向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派来的两位使者，揭发了严副司令和杨曙的一些“可疑之处”，而写材料时，他又留了一手，貌似公允地说：

“……证明材料只有写事实才过得硬，怀疑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，写了也无用……”请君细看，作者笔下刻划了一个何等阴险毒辣的人物性格啊！这个双手沾满同志鲜血的内奸爬上县革委会一把手的交椅后，又凭着他“肚里有货，”老谋深算，应付了各种复杂的局面，而立于不败不倒之地。直到文章结束时，作者也还是留了个悬念，上级工作组到县上深入发动群众揭批林彪和“四人帮”了，“乍一看，老谋深算的田主任面色还是如常，至于他这次到底能不能把他那白大褂上的污秽和血迹洗干净，那就很难说了……。”作者选择了不少典型情节和细节，把这个“白白净净、淡眉细眼、不胖不瘦，丰腴适中”而灵魂肮脏、行为

卑劣的可憎形象刻划得入木三分。其他如黄司令员、严赤和杨曙等人，作者虽着墨不多，可是只要他们一出场，读者就能从他们的音容笑貌、身教言谈中感到真共产党人的赤诚之心。就连那寥寥几笔的猪倌、宋老大，也写得颇有生气，别看这个懵里懵懂的半聋老头，却有农民式的智慧和狡黠，五颜六色的人都套不出他的话来，是他掩护了田玉堂，一眼看透了田有信的肮脏灵魂：“哼，穿白大褂的！人家官当大罗，认不得你了！他不比我们老百姓，我一身土大布，泥里水里都滚得。”还值得一提的，是作者对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派来的“三号胖子”的描写。他狐假虎威，颐指气使，作者通过写他的略略掀动薄眼皮，一句三顿，有板有眼的语言，和他怎样审讯，怎样行刑，把这个“泼皮”“无赖”写得淋漓尽致，维妙维肖。

《内奸》在艺术风格上也作了大胆的探索，采用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。故事生动，结构紧凑，形象鲜明，语言辛辣。小

说一开头,就如说书人的开场白,然后紧扣着榆面商人田玉堂的命运慢慢说来,既有主干又有枝蔓,随着情节的波澜起伏,或舒徐婉转,或酣畅奔放,悬念不断设置,又逐个一一解开,最后恍然大悟,原来如此这般,结尾时戛然而止,令人回味无穷。通篇文章笔锋犀利,嘻笑怒骂,妙趣横生,使读者时而拍案叫绝,时而发出沉重的笑声;听评话、读杂文时的效果,在读《内奸》时都兼而有之了。读后掩卷深思,不禁使人想起了唐宋传奇、明清小说,也会想起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和赵树理的《李有才板话》。这原是一种源远流长、一脉相承的民族化群众化的小说!

具体地探讨《内奸》的艺术特色和作者的创作经验,都不是本文的任务。我只想热诚地向读者推荐方之同志的《内奸》,这确是一篇好小说,很值得一读再读,尤其是亲身参加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干部、群众,更不可不读。读了它,能激发人们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

更深的仇恨，也能使人增添力量，向往光明，追求真理。如果某些人读后脸红心跳、坐立不安，进而准备改邪归正重新做人，那么，他就有别于“老谋深算”、“面色如常”的“田有信”了，我想这既是作者的也是人民的愿望。

内 奸

方 之

(上)

这个故事的时间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，涉及的人物有两个将军，一个女同志和她的两个孩子，杨伪县长，土匪头子，日本鬼子的特务，美国教会医院的医生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徒子灰孙，一位清清白白、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以及一个不干不净、好吹好炫的商人，等等。如何尽量节约刊物的宝贵篇幅，把这个复杂的故事说清，我这支笨笔实在感到有点为难，请严明的批评家和纯正的编辑高抬贵手，就让我从那个不干不净的商人田玉堂谈起吧……

田玉堂家住唐河南岸紫墟镇附近的田庄，是个榆面商人。榆面，就是榆树皮磨成的粉，是敬神供佛的香火原料。他田地不多，自种二十，出租三十亩。生意手面却不小，每年要收几百石榆面，贩到扬州、镇江、南京、上海等地，卖给做香的厂店。这个三十五岁的榆面商人，眼睛很神气，舌头也不短，交游广阔，手脚大方，在唐河一带颇有点儿名气。日本兵打进来后，田玉堂想洗手不干：一来，兵荒马乱，路上不太平。虽说菩萨欢喜香火、保佑榆面商人，还是以小心为妙；二来，咳！唐河一带闹起了共产党……

说起来也怪，带头闹共产党的竟是唐河北一个赫赫有名的财主家大少爷。他本名严家驹，在法政大学念书。那时的大学生，方圆数百里出不了一两个，何况是学政法的？地方上的人氏都说严家大少爷鹏程万里，要是在前清，四人大轿乃至八人大轿是稳坐了的。国民党中央政府西迁后，他不去“大后方”，却和几个

穷教员在家乡拉起了队伍，十几条枪就自称为“唐河三县人民抗日自卫总司令部”。司令部刚成立没几天，一小队鬼子到了南官镇。严家驹翻身跨上大白马，又派了三个人分路通知：“司令部有命令：各村自带武器，到南官镇集合打鬼子！不去的是亡国奴，破坏的是汉奸！”四匹马腾起四路烟尘，穿过了几十个乡村集镇。就这么登高一呼，各地涌去了万把人。钢枪土炮，叉棒大刀，什么都有。只有目标，也没个指挥，呐喊的呐喊，敲锣的敲锣，钢枪土炮，噼啪一阵乱放。那一小队鬼子没见过这个阵势，慌忙撤了。这一仗，一个鬼子没打着，却打出了威风。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亲自出马找到严家驹，说了两篓子恭维话，要委他当个团长。他笑笑，说是已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挂了钩。韩德勤碰了个软钉子。谁知，这个财主大少爷暗地里却派人到山东，带回了两皮箱的“八路”袖章，呼啦啦，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号。